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妖傳 第二十回 胡浩怒燒如意冊 永兒夜赴相國寺

九天秘冊好驚人，但恐於中傳不真。若得善傳並善用，等閒疑鬼復疑神。

當夜胡永兒解開紫羅袋外邊纏的麻索，抖出那本冊兒來，走出披屋外。仔細看時，上面題道：「如意寶冊」。揭開第一板看時，第一行就寫道：

變錢法 將一條索子穿著一文銅錢，打個疙瘩，放在地上，用物掩蓋。舀一碗水在手，依咒語念七遍，含口水望下一噴，喝聲「疾！」揭起蓋時，就變成一貫銅錢。

永兒道：「原來如此方法！」就把解下來的這條麻索子，將日間婆婆變的一文好銅錢解下裙帶來，穿在索子上，打了脰 &~HG1;，放在地下。將面桶來蓋了。去水缸內舀一碗水在手，依咒語念了七遍。含口水望下只一噴，喝聲「疾！」放下水碗，揭起面桶，打一看時，青蛇也似一堆銅錢！永兒到吃了一驚，沒做理會處。思量道：「若把去與爹爹媽媽，必問是那裏來的。如何回答？」永兒就心生一計，輕輕的開了後門，一撇撇在自家籬笆內雪地上。只說別人暗地裏濟我貧戶的。然後把後門關上，入房裏來，把冊兒藏了。媽媽道：「女兒肚裏痛也不？」永兒道：「不痛了。」依然上床再睡。

到天曉，三口兒起來，燒湯洗了面。媽媽開後門潑那殘湯。忽見雪地上有一貫錢，吃了一驚，慌忙提起把與員外道：「不知誰人撇這貫錢在後面雪地上，我拾得在此。」胡員外道：「媽媽寧可清貧，不可濁富，我的女兒長成，恐有不三不四的後生來撩撥他，把這銅錢來調戲。我今又是沒運氣的時節，一時間取用了，引得後生們到家囉喏，沒法擺佈。」媽媽道：「你好沒見識，東京城內有多少財主做好事，濟貧拔苦，見老大雪，可憐這院子裏有許多沒飯吃的。夜間撇在人家屋裏來捨貧也不見得。」員外只搖手道：「難說！難說！我也做過財主的，幾曾有此事麼？」媽媽焦燥起來，罵道：「老無知！真個人貧智短了。自古道，賢愚不等，也有捨得的，也有不捨得的。那裏都要與你一樣，你被天火燒了，怎的別個財主，天火又不燒他們？行好事的到底好。自家女兒，你卻三心四意去疑他。我女兒又不曾出去一遍兩遍，認得什麼人來，你卻這般胡說！」罵得員外頓口無言點頭道：「也說得是，我昨日出去求人三二百錢，兀自不能夠得。如今有這一貫錢，且糶五百錢米，買三百錢柴，把二百錢來買些鹽醬菜蔬下飯，且不煩惱雪下。」

三口兒歡歡喜喜過了一日。到晚去睡到二更前後，永兒自思：昨夜變得一貫錢也好，今夜再去安排看。日裏便有這心，預先尋得一條索子，藏在身邊了，永兒款款的起來，著了衣服。媽媽問道：「我兒做什麼？」永兒道：「肚裏又痛，要去大解則個！」媽媽道：「苦呀！我兒先前那幾日，有一頓無一頓，這兩日有些柴米，不知飢餓，只顧吃滯了。明日叫爹爹出去贖帖藥吃。」永兒下床，來到破披屋下，一如昨夜安排。如法用索穿錢，將面桶蓋了，唸了咒，噴一口水。揭起桶來看時，和夜來一般，又有一貫錢。永兒開後門把這錢又拋在雪地上，關了後門，入房裏睡。

到天曉，媽媽起來燒湯洗面，開後門潑湯，又看見一貫錢，好不歡喜，拿了回來。胡員外道：「好蹊蹺，這錢來得不明。」媽媽道：「莫胡說，我不怕！這是當方神道不忍見我們三口兒受苦，救濟我們。又把這一貫錢安在我家。」員外見媽媽昨日焦燥。今番再不敢說，只得含糊答應道：「媽媽說得是，安在家中，慢慢用度。」過了三五日後，雪卻消了，天晴得好。媽媽對員外道：「趁家中還有幾日糧食，你出去外面走一遭。倘撞見熟人，賺得一二百錢也好。」員外聽得說，只得走出去。媽媽心寬無事，便到鄰捨家吃茶閒話。

永兒見媽媽出去，屋裏沒人。關了前門，取出冊兒，揭開第二板看時，上首寫著變米法。永兒道：「謝天地！既是變得成米，憂他什麼沒飯吃！」媽媽床頭原有一隻米桶，一隻米缸。永兒去看時，都盛得有米。想了一回，便把桶裏的米併在那缸內。剩下的把被單舖在地下，都傾出了，祇存十數粒米在空桶內。提在披屋內來，把件衣服蓋了，念了咒，噴一口水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只見米從桶裏湧將出來，永兒心慌，不曾念得解咒。米突突地起來。桶籬長久，卻是爛的。忽然一聲響，斷了桶籬，撒一地米。後人聽說變錢變米之事，因戲作詩云：

錢滿索時米滿屋，何物咒語能神速。

有人肯把咒傳吾，生願事他死當哭。

永兒見了，失聲叫苦！媽媽在隔壁，聽見女兒叫苦，慌忙走過來看。米被生人一衝，便不長了。只見披屋內一地都是米。媽媽吃了一驚，道：「如何有這許多米？」永兒生一個急計，喚做脫空計道：「好教媽媽得知，一個大漢馱一布袋米，把後門挨開來，傾下在此便去了。吃他一驚，因此叫起來。」

媽媽看見桶籬散了，問道：「這米桶是我房裏的，拿出來做甚，這桶裏米那裏去了？」永兒道：「是我傾在房裏，要用這空桶，盛這披屋下的米。不想籬桶年久斷了。」媽媽道：「那大漢卻是何人，是何意故？」正在絮叨，卻被隔壁張大嫂聽了，不知高低，敲著壁兒叫道：「胡媽媽！你直恁地不曉得，是那有錢的員外財主，見雨雪下了多日。情知院子裏有萬千沒飯吃的，做這樣好事，不叫人知道。撇錢撒米在人家裏，這是陰鷲。若明明的捨，怕人囉喏。這個何足為道。」媽媽因張大嫂聽見了，便不言語。叫女兒作急收拾，自己也來相幫。

兩個兀自收拾未了，員外恰好歸來，見娘兒兩個在地下掃米，便焦燥起來道：「那見你娘兒兩個的做作，才有一兩頓飯米，便要作塌了。」媽媽道：「我如何肯作塌，叫你看！甕裏、缸裏、桶裏、盆裏，都盛得滿了。這裏還有許多兀自沒傢伙盛得哩！」員外看了吃驚道：「這米卻從那裏得來？」媽媽道：「你出去了，我在隔壁吃茶，只聽得女兒叫起苦來。我連忙趕將回來時，只見披屋內一地上都是米。」員外道：「卻是作怪，這米從何而來的？」媽媽道：「永兒說他見一個大漢，馱著一袋米，挨開後門，傾下米在家裏便去了。」那胡員外是個曉事的人，開了後門看時，籬笆內外都沒有人來往的腳跡，心下疑惑，把後門關了，入來尋條棒在手裏，連叫「永兒！」永兒見勢頭不好，躲在自家房裏，不敢出來，員外把他扯將過來。媽媽道：「沒甚事打孩兒做什麼？」員外道：「且閉了口，這件事卻是利害。前日兩貫錢來得蹊蹺，今日米又來得不明。叫這妮子實對我說，我偏不問他，若一句不實，我一頓打殺他。我問他，因何有這兩貫錢的雪地上，因何有這米在屋裏，這大漢的是何人。便做道是財主家行好事的，難道偏照顧我家。其中必有緣故？」永兒初時抵賴，後來吃打不過，又逼他招稱那大漢的來歷。這天大冤枉，承當不起，只得實說道：「不瞞爹爹！媽媽！說那一日初下雪時，爹爹出去。媽媽叫我去買炊餅，回來在路上撞見一個婆婆，看著我說肚飢，問我討炊餅吃。是奴不忍，把一個炊餅與那婆婆。他道，我不要吃你的，試探你則個，便還了我。道是難得你慈悲孝順好心。便把我一個紫羅袋兒，內有個冊兒，說道：你若要錢和米，照這冊兒上的咒語，都變得出來。我初時不信，便一連兩夜依那冊兒上咒語，都變得有錢。今日媽媽在隔壁人家去了，我把變米的法兒試用，果然又變得米來。」胡員外聽得說，跌腳叫苦道：「如今官司張掛榜文，要捉妖人，吃你連累我，我打殺這妮子，也免我本身之罪。」拿起棒來便打。永兒叫「救人！」隔壁張大嫂聽得打永兒，走過來勸時，卻關著門。大嫂在門外叫道：「員外饒了孩兒則個，閑常時不曾這般焦燥，為甚事打他。媽媽！怎也不勸勸？」員外含著一口氣答道：「大嫂可奈這妮子藏著一本冊兒，」說了半句，就住了口。大嫂道：「冊兒上寫著些什麼？」員外道：「都是些閒言閒語。」大嫂認錯了，只道是什麼私情本兒，便叫道：「你女兒年紀小，又不理會得。須是街坊上浮蕩子弟們，撩撥他論口辨舌。若不中看的，你只把這冊兒來燒了，戒他下次便是。何須動氣，把孩兒恁般狠打。」員外倒被他提醒了，應道：「大嫂說得是。」看著永兒道：「你把冊兒來我看。」永兒便向懷中取出冊兒來，遞與爹爹。員外接了道：「你記得上面的言語也不？」永兒道：「告爹爹，記不得。若看上看時，便讀得出。」員外叫媽媽點點一把柴火來，連紫羅袋兒一包的燒了。看著永兒道：「今日看間壁乾娘面皮，

饒你這一遭，後番苦再恁地，活打殺你！」永兒道：「告爹爹！再不敢了。」員外對媽媽道：「又是我夫妻福神重，只是自家得知。若還外人傳聞時，卻是老大利害。」媽媽被員外亂了一場，不知高低，只索由他。有詩為證：

昔年媽媽焚仙畫，員外今將寶冊燒。

似此火攻能調慣，爭教天火肯相饒。

說話的，有一句來問：你這書第十三回上，說聖姑姑和蛋子和尚左黜三人鍊法，三年方就，何等煩難，今日胡永兒變錢變米，卻恁地容易，可不前後相背了？看官有所不知，當初鍊神鍊鬼，都是生手做事。今日是聖姑姑設法來度他女兒，在空中暗暗佐助。若初次見得煩難時，永兒又不肯學了。你看這冊兒第一頁便是變錢法，第二頁便是變米法。也只揀永兒家中缺少的打動他心。這都是聖姑姑引誘入門處。

閒話休題，且說胡永兒被父親打了一頓，逼取冊兒燒了。好不氣悶，自去流淚。媽媽看見，勸住了。過了一夜，到次日，員外又出去了。媽媽仍到間壁張大嫂家閒話。永兒把前後門都閉了，悶悶的坐在房中思量：這本冊兒，千金難換。那婆婆一團美意，把來與我。就是變些錢米來度日，也免得求人。卻被爹爹燒了，可惜後面都沒看得，不知是什麼要法。那婆婆吩咐不省得時，叫聖姑姑，他便來教導我。我今日雖沒了冊兒，且喚一聲，看他來也不來。若肯來時，或者他還存留得有，再與他取討一本。只怕那婆婆來時，驚動了媽媽，卻不穩，便走到天井中去，仰面看著天，低低喚一聲：「聖姑姑！」只見那婆子手攜竹杖，從屋簷而下，逕入披屋，悄然無聲。永兒跟進屋去，道了萬福。便把父親火燒冊兒之事，告訴過了。婆子道：「冊子不曾燒，原是我取得在此！」便在袖裏摸出冊兒，依然紫羅袋兒包著，毫無損傷。永兒吃驚，連忙下拜相求。婆子扶起永兒道：「我兒！我原是你前世的親娘！今番憐你受苦，特來度你。你要這冊兒，家中不能施展，也是無用。可依我言語，日裏睡眠，養息精神。夜間莫脫衣服，待黃昏人定後，但聞鶴唳之聲，便是我差來迎你的。你便悄悄出房，跨鶴而來，我與你相會，五鼓仍回。這冊兒上的術法，我一傳授與你。得道之日，神通廣大，逍遙快樂，不可盡說也。」永兒道：「如此甚好，只是怕爹媽夜間覺察，尋覓起來，不見了奴，奴早晨回去，如何抵賴？」婆子道：「這個容易！」把手中竹杖遞與永兒，吩咐道：「我兒把這杖兒藏好，如到夜間動身時，放在臥處，將被蓋著。你爹媽若來時，便如你睡著一般。此乃仙家替身之法。」永兒接了竹杖在手。那婆婆飛上屋簷，忽地又不見了。永兒方才歡喜，把杖兒藏在蓆子底下，依著婆婆言語，不脫衣服。到黃昏時候，果然聽得一聲鶴唳，永兒便在裏床蓆子下取出杖兒覆於被內，悄悄步出庭中。只見一隻仙鶴，舒頸迎接。永兒跨上鶴背，望空飛去，須臾到一個所在歇腳。只見婆婆先在，又不是先前打扮了，頭戴星冠，身披鶴氅，甚是齊整。那婆婆把手一招，那鶴便鑽進他衣袖中去，取出看時，卻是一個紙剪的仙鶴，慌得永兒又拜下去。婆婆扶起道：「我兒休得驚恐。」永兒覺得站身之地，甚是高峻。問道：「此處是那裏？」婆婆道：「這是大相國寺中浮圖第一層，人跡不到，正好教導你。先教你個藏形法，可以穿窗入隙，出入不用開門。次教你個飛行法，跨在個板凳上，念個咒語。這竟隨意變化，騰空而起。你每夜自來自去，何等方便！」永兒會了這法，自此暮去晨回，把這如意寶冊次第領會。一來永兒聰明靈性，書符念咒，一教便會。二來多分是聖姑姑見鍊成就的法兒，交付與他，只須指點運用，甚是省力。

不提永兒學法，再說胡員外燒冊的時節，米桶裏有米吃，床頭邊有錢用。古人原說：坐吃山空，立吃地陷。一日三、三日九，那裏過得半月十日，桶裏吃的漸漸淺了，床頭錢漸漸短了。再過幾時，米盡錢空，依然有一頓，沒一頓。求告人，又沒求告處，依先沒飯得吃。媽媽重複思量起永兒變錢變米，冷痛熱疼埋怨老公道：「你卻把永兒來打，又燒了他的冊兒。今日你合該餓死，連累我和女兒受苦。你如何做這般人，靠米缸餓死，叫我娘兒兩個忍飢受餓！」員外道：「事到如今，也沒奈何。你只顧埋怨我怎的？」媽媽道：「才有些飯吃，便生出許多事來。你既然大膽打他，須有用處置錢米。如今窮性命尚在，那冊兒卻把來燒了。」員外道：「是我一時沒思算，千不合萬不合燒了。早知留了那冊兒也好。」媽媽道：「你省得時卻遲了。」員外道：「沒奈何，我陪些下情央我女兒，想他還記得，再變得些錢和米，搭救我們則個。你且去問他看。」媽媽道：「女兒自從吃你打了，再不到爹媽身邊來，日裏只在自房裏，悶悶昏昏打瞌睡。夜裏上床，便如一塊木頭相似，昏迷不醒。我前晚半夜裏起來解手，見後房門關得不緊，被風刮開了。我怕女兒傷了風，打得燈火看時，他緊緊擁著被兒睡倒，隨你左搖右搖，只是不醒。好端端一個聰明孩兒，被你一頓拳頭打呆了。還記得什麼冊兒不冊兒。要問他時，你自進他房去問，我沒這副嘴臉。」員外真個走進房裏，陪著笑道：「我兒！爹爹問你則個，冊兒上變錢米的法你記得也不記得？」永兒道：「告爹爹！不記得了。」員外道：「我兒！救了爹娘，又不搭救了別人，休得使性，是做爹的不是了。」永兒只不開口，媽媽跨進房門，把員外一攬，罵道：「死漢走開！」娘的向前道：「我兒！莫看爹面看娘面，好歹記得些法兒，便救娘的性命則個。」員外道：「今後再不打你了。」永兒道：「前番因爹爹打了，都忘記了，暗暗記得些兒，不知用得也不。爹爹！你去取凳子坐定。我叫你看。」員外依了女兒在板凳上坐了，只見女兒口中唸唸有詞，喝聲「疾！」那凳子從空便起。嚇得媽媽呆了。員外頭頂著屋樑，叫：「救人！」下又下不來，若沒這屋，直起在半天裏去了。正是：

不曾施展神通手，先把親爹耍一場。